

CHUANGJIANSHENG

# 传奇人生

——我所知道的独臂将军廖政国

王昊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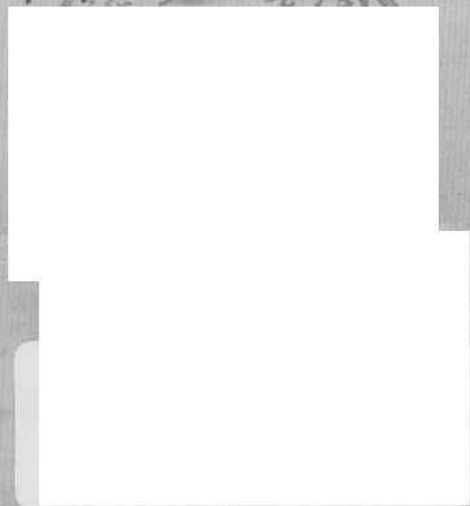


◎王昊 著

# 传奇人生

——我所知道的独臂将军廖政国

CHUANQIRENSHENG



浙江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奇人生:我所知道的独臂将军廖政国 / 王昊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8

ISBN 7-213-03110-4

I. 传… II. 王… III. 廖政国—传记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9710 号

## 传 奇 人 生

——我所知道的独臂将军廖政国

王 昊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176516 85061682

顾 问 廖 年 叶春荣 刘石安

监 制 项 远

责任编辑 李 虹 王志坚

封面设计 王义钢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插 页 8

字 数 26.4 万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3110-4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 前 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老一辈的将领中有不少独臂将军,著名的就有彭绍辉、贺炳炎、晏福生、余秋里、左齐等。单就抗日战争中我所在的苏中军区,就有“四大独膀子”:廖政国、童炎生、吴光明、彭寿生。他们残而不废,英勇地驰骋在杀敌战场上。这也具有中国特色:在长期艰苦的武装斗争中,有些高、中级军事干部虽然只有一条臂膀,但仍然在叱咤风云地指挥部队作战。这些传奇人物的故事,也是中国革命独特的历史篇章中的绚丽一页。

我这本书所写的“独臂将军”廖政国,是员猛将,但绝不是只有匹夫之勇的莽汉。他被老一辈革命家中的陈丕显誉为“深谋远虑,铁军骁将”,叶飞赞为“英勇善战,赤胆忠心”,钟期光评为“华东骁将,功勋卓著”,是华东战场上公认的有胆略、善思考的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廖政国戎马一生,爱兵,又善于养兵、练兵、用兵,他所带出来的部队敢于和善于打硬仗、打恶仗。

1991年10月,粟裕夫人楚青告诉我们:“1980年前后,吴强同志来北京看望粟裕同志。他们之间有段对话。吴强同志问:‘粟司令,我打算写一部关于华东部队的长篇小说,除领导干部外还想写写师级干部。你看军事干部以谁为原型好?’粟裕同志考虑了一下说:‘你可以以廖政国同志为一个典型。这个同志很有特色。他的头脑很聪明,能带部队,能打仗,作风顽强。他对部队非常熟悉,基层干部甚至士兵的情况都摸得透透的。打起仗来机动灵活,很有办法。’”

可惜，著名长篇小说《红日》的作者吴强来不及完成他的长篇小说，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有幸在廖政国身边工作过几年，但没有吴强的功力，只能记录一些所见所闻，写一点个人的感受。

在华东地区和华中部队，特别是廖政国工作过的部队里，有关他的传说很多，有真有假，有褒有贬，富有传奇色彩，大多形容他脾气古怪。这些传说口碑相传，至今流传不衰。本书虽然名曰“传奇”，写的却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在革命战争烈火里锤炼出来的真实的人。我在《关于塑造英雄形象的思考》的手记中，记下了我的想法：“唯真英雄才能本色”。我正是本着这个精神，不粉饰，不拔高，当然也不贬低，更不庸俗化，力求真实地写出这位独臂将军本色的一生。

# 目 录

|                           |     |
|---------------------------|-----|
| 前 言 .....                 | 1   |
| 第一章 虹桥机场的熊熊烈火 .....       | 1   |
| 第二章 熊熊烈火永远不会熄灭 .....      | 6   |
| 第三章 廖大队长只有一条膀子.....       | 22  |
| 第四章 红色风暴中的少年共产党员.....     | 38  |
| 第五章 命运来了个大转弯.....         | 50  |
| 第六章 随着历史曲折地前进(上) .....    | 57  |
| 第七章 随着历史曲折地前进(下) .....    | 67  |
| 第八章 从江南打到江北的抗日骁将.....     | 76  |
| 第九章 “因敌变化而取胜者” .....      | 101 |
| 第十章 “廖独膀子”的“凶” .....      | 115 |
| 第十一章 有人说他的“凶”其实是“爱” ..... | 123 |
| 第十二章 “廖独膀子”的“古怪”脾气 .....  | 132 |
| 第十三章 “赫赫皇军”魂丧芦家滩 .....    | 138 |
| 第十四章 打得 跑得 饿得 .....       | 155 |
| 第十五章 “廖独膀子”也有困惑和苦恼 .....  | 180 |

|       |                         |     |
|-------|-------------------------|-----|
| 第十六章  | 运动战必须集中兵力 .....         | 188 |
| 第十七章  | 莱芜城下钢铁阵地 .....          | 203 |
| 第十八章  | “廖独膀子”的阵地就是攻不破 .....    | 216 |
| 第十九章  | 吃“面包”啃“西瓜”是要硌掉牙齿的 ..... | 230 |
| 第二十章  | 惠济河北的日日夜夜 .....         | 240 |
| 第二十一章 | 世界上最小的“兵工厂” .....       | 256 |
| 第二十二章 | 把美国“王牌军”赶下海去 .....      | 276 |
| 第二十三章 | 打过三八线 .....             | 297 |
| 第二十四章 | “天塌下来也要顶住！” .....       | 308 |
| 第二十五章 | 独臂将军苦斗在另一个战场 .....      | 322 |
| 第二十六章 | 无尽的遗憾 .....             | 335 |

## 第一章 虹桥机场的熊熊烈火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苏、浙、皖大片土地沦于日本侵略军铁蹄蹂躏之下。上海出现了奇特的境况，日寇侵占的上海土地上，成立了伪政权——“大道市政府”，而日军却暂时没有进入美、英、法帝国主义盘踞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时，这两块“租界地”因为孤悬在四周敌伪的海洋之中，被称为“孤岛”。“孤岛”上有挂着洋商牌子的报刊，可以发表抗日文章；有各地迁来的大中学校，教授传统的教材；还有“八百壮士”孤军营，每天升起国旗；广大人民仍然洋溢着抗日热情，唱抗战歌曲，看进步书报；当然也有敌伪报刊，日伪和国民党特务机关，著名的爱国人士常惨遭暗杀……

我就是“孤岛”一少年。

1939年上学期将近期终考试的一天，我到学校的时间已经不早了，因为第一节课时没有课。那时，我读书的复旦实验中学，原有校舍已经被日军炸毁，在租界的北京东路上的一栋信托大楼的四层租了一层楼，五层楼是南通中学。由于房屋紧张，不是每一课时都给我们安排上课。但那天有点怪，马路上多了不少巡捕，外国人警官“三道头”（因为他们的肩章上有三道杠）在“抄靶子”，电车上的乘客都特别肃穆，没有往常的唧唧喳喳……

走出电梯，钻进传达室，竟然没有一点声息，好像空气凝固了。我读书不用功，放学后净看“闲书”，所以课本、作业簿都存放在传达室。当我习惯性地向传达室老方取我的书包时，一位姓陈的同学神情亢奋地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张报纸。我至今还记得上

面赫然一行大字标题：

### 日虹桥飞机场遭袭击

那位同学悄悄说：“新四军干的！”我兴奋得脱口而出：“伟大！”不顾他示意轻声，跑进宽敞的阅览室里朗读了这篇报道……

从上海图书馆能够查阅到的当年报纸看，事发次日（1939年7月24日）的《申报》<sup>①</sup>、《中美日报》<sup>②</sup>，次日晚的《大晚报》<sup>③</sup>、《大美晚报》<sup>④</sup>都刊登了有关消息（当然这只是现在能找到的部分报纸）。《大美晚报》的标题是：“新四军抵沪西，中日军有激战。”《申报》写明是“江南义勇军”（新四军老六团东进时对外使用的番号，即江南抗日义勇军）。值得注意的是《大晚报》，这是国民党政府主要当权人物孔祥熙办的报纸，它也刊载了根据英文报纸《大陆报》所发消息编撰的报道：激战地点“在龙华与虹桥一带，约自下午七时，直至今晨一时半，始行停止”。而且明确指出：“据昨晚华方报告，谓新四军约三千人，已开达上海近郊，该军系自苏州开来，过白茆口而抵沪。该军曾在苏州一带屡次破坏日方交通线。自该军开到后，日军曾增加大批援军，并一再搜查沪西村落。兹闻新四军现已在沪西虹桥附近挖掘战壕云。”上海老牌英文报《字林西报》也刊登了“昨晚八时到十时间，在虹桥附近地区能听见杂乱的步枪和机关枪开火的声音。无法确定枪声的起因，但据信有游击队在这个地区”<sup>⑤</sup>的报道。我在上文提到的标题为“日虹桥飞机场遭袭击”的报道，经查刊登在7月31日的《大美晚报》上，报道中还提到“并投炸弹将机场设备库房炸毁，时在深晚，日军不知虚实，故游击队安然退去”。

40年后，当年上海的《导报》主笔陈同生在回忆录《不倒的红旗》里写道：

在一个寂静的深夜里，西郊传来密集的机枪声、炸弹声。

日本的飞机一批接一批地从虹桥机场起飞，日本军车接连出动，停泊在黄浦江日占区一边的日本军舰下了炮衣。敌人这般紧张、慌乱，无异告诉人们，他们遇到难以制服的敌手了。

第二天，租界几家挂着“洋商”牌子的汉奸报纸和一两家英文报纸透露出：

“新四军夜袭虹桥机场。”

“江南抗日部队前锋插入本市郊区。”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夜袭虹桥机场的是我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这支队伍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在日寇视为侵华主要基地的上海。

陈同生，1906年生于湖南零陵，原名张翰君，还有一个较为文化人熟知的名字——陈农菲。1924年9月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在重庆中法大学读书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进军海陆丰。1928年秋末调离红四师，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担任记者、编辑、总编。1932年秋到达上海后，先后在“社联”、“文总”、“济总”等党所领导的外围团体工作，后又转到“特科”，于1934年10月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狱，受党的派遣从事新闻工作，担任过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南方办事处主任。1939年3月在衡阳又遭特务秘密逮捕，趁敌机轰炸之际逃脱，辗转到上海找到党组织，并留在“孤岛”当了《导报》的主笔。他的夫人张逸城在《不倒的红旗》一书的“后记”中写道：“后来，因为报道了新四军袭击上海市郊虹桥机场的消息，报馆被日、汪特务捣毁而停刊。……由于敌人追捕，难以从事地下工作，同生同志被调到新四军。”

说来也巧，陈同生调去工作的部队，就是他文中提到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陈同生在总指挥部担任秘书长。以后我也长期在这一部队工作，那时陈同生已调地方工作，担任苏中

行署第二行政区专员。

“江抗”副总指挥何克希在回忆录《江南敌后抗日斗争追记》中记录了此战：“东路工委研究决定，我和老六团副团长吴焜率老六团的一个营，先沿京沪线向东挺进。……随后，叶飞率其余部队及‘江抗’第三路军随即跟进。在上海地下党所属组织的配合下，我们不断取得胜利。……我和吴焜率领的老六团一个营，夜袭虹桥机场炸毁敌机四架，并解决了浦东许雷声部，加强了顾复生部。”

注释：

①《申报》报道：

青沪公路一带 义勇军声势甚壮

沿公路各地由该军控制 袭击赵港日军发生激战

连日沪西一带，日军在中山路虹桥路口及北新泾等处增防，改筑炮垒，加强防御工事。兹据来自青沪公路之可靠商界人士方面消息，沪西青沪公路一带，现全由江南义勇军所属之第三支队控制，声势浩大，于前晚曾向青沪公路赵港袭击，激战约二小时许。又本月十九日，同在苏州河黄渡附近之伪“和平救国军”与土匪部队许雷声部迭在白鹤港、重固等地抢劫掳人，焚烧民房，乃由该项义勇军第三支队派队阻剿。该项伪军部队因系乌合之众，未经若何抵抗，当为义军缴械解决。（注：第三支队即顾复生部，顾部曾用番号“淞沪民众抗敌自卫团第三支队”。）

②《中美日报》报道：

前晚沪西枪炮声紧密

华游击队猛击日军

七月二十四日大陆报云，当上海西区之居民昨日登床欲睡之时，突有不断之机关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以及迫击炮声震动于渠等之耳鼓，盖中国游击队与日军之间，又复发生接触……据昨晚此间盛传之中国方面报告称，此次枪声系由于大队新四军人员抵沪，为数约在三千左右，现散处上海四郊从事工作，该项军队曾渡过白茆港，系由苏州区域方面前来者……闻新四军已在离虹桥飞机场不远处建筑阵地，并挖壕沟云。

③《大晚报》除刊用“大陆报载”和新四军“已开达上海近郊”外，另有一条“本埠讯”：

义勇军活跃沪西 前晚大规模接触

自晚七时半起至一时半止

昨晚八时许，沪西一带突有猛烈密集之小钢炮声数十响，每隔十分，开放数响，同时并有机枪声，及步枪声夹入。推测其地点，在沪西南角一带，其地点大约在漕河泾及龙华一带，至其原因，或为游击队袭击日驻军，双方起激战所致。当枪炮声猛烈时，在徐家汇海格路西区一带居户，均闻得清晰。至十时许，该项炮声始停止。

④《大美晚报》报道：

昨夜沪西枪声紧张

新四军抵沪西 中日军有激战

昨晚沪西居民，又听机关枪声轧轧，并有手榴弹和迫击炮声，华方游击队与日军又起冲突，但比之过去四月来所见者，规模远为广。

战事发生于虹桥龙华区一带，自晚间七时起，至今晨一时半始止。双方机关枪声与迫击炮声连续不断，并非日军军事演习。日军且用流弹图侦察游击队之阵地。

据前夜华方消息，新四军的三千人，业已到达沪郊，该部队系自苏州渡白茆口前来。原驻沪郊华军，得此生力军援助，更形活跃，曾屡次袭击沪西一带乡村。据云，离虹桥机场不远，新四军挖有坚固阵地。

⑤《字林西报》(North - China Daily News)是上海最早的英文报纸，创于1850年，初名《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出版时间长达101年。此处引用译文，未引原文。

## 第二章 熊熊烈火永远不会熄灭

我是在新四军袭击虹桥机场两年后离开上海，从张黄港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的。我所参加的部队的番号是：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我们是黑夜里才到达旅政治部的，接待我们的是政治部的管理员邓鹏，小勤务员称呼他“邓副官”，我们也跟着这样称呼他。交谈之后，我们了解到他也是上海来的青年学生，倍感亲切。他自豪地告诉我们：大家参加的这个旅是英雄部队，第一团就是新四军编成时的第六团，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闽东老红军部队。原第六团团长、现任第一旅旅长兼政委叶飞就是闽东红军和闽东苏区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他特别用上海话强调说：这个部队进入江南敌后，奉命从茅山东进，势如破竹，夜袭浒墅关火车站，火烧虹桥飞机场，直逼上海市区，名扬大江南北，许多上海人都知道这些战绩的。

啊，火烧虹桥飞机场！

真是意外的巧遇，我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

邓鹏还绘声绘色地描绘了这些战斗里的一位中心人物：廖政国。就是他，当时的老六团第二营营长、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第二支队支队长，如今的第二团团长，带着部队打进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场。邓鹏说：这是一员虎将，老六团东进敌后，一直是廖政国打先锋，他胆大心细，多谋善断，凭着一本中学生读的地图无畏地挺进上海近郊。邓鹏说：这员虎将长相文雅，不是环眼虬髯的张飞，不是“黑凛凛大汉”李逵，而是白皙修长犹如少年将军赵子龙。说

得我心潮滚滚……

在新的革命戎马生涯开始的第一晚,这个人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从此以后,我从不少同志那里听到了很多这位年轻团长的传奇性故事:什么16岁的小连长啦,什么三过草地九过雪山的“铁人”啦,什么单身一人居然能在国民党军严密把守下大摇大摆地过了兰州黄河大铁桥啦……由于没有见到本人,我头脑里的这个人物和我曾经听说过的或者是从书本上看来的“英雄”混在一起,变成了一个不可捉摸的形象。

我是15岁参军的,参加新四军后,遭遇并不太顺,既经历了反“扫荡”、反“清剿”的锻炼,也接受了内部政治审查的考验。1942年底,我所在的泰州独立团第二营编入第一旅第一团,原来的营长、政治教导员和营部人员则要回泰州去,坚持原地斗争。我当时是营部干部文化教员,当然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是,我害怕!部队被合编掉了,我变成待分配人员,能分到什么单位呢?那时候,为了“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党中央决定要“精兵简政”,苏中抗日根据地地处京沪敌军腹心要地,斗争尖锐,环境艰苦,又正处于华中日伪倾全力对苏中“清乡”前夕,好多和我一起从上海出来的青年学生都被动员回家了。我年纪小,那年只有16岁,身体差,又缺乏连队生活锻炼,加上背着“托派嫌疑”的包袱,真害怕“精简”到我头上。倒不是怕回上海没饭吃,父母还指望我念大学后出国留学光宗耀祖哩,但是,我已经选择了这条革命道路,能走回头路吗?回上海后又向哪里去呢?

我真怕!

第一团政治处宣教股长柳汀忽然来到我们营部驻地,对政治教导员李树人说,要我留在第一团工作,去编团部的油印小报,政治处主任已经同意,要我即去报到。

我喜出望外地跟柳汀去了。

宣教股在地主大院的二层楼上。我刚把背包放在楼板上，挎包还没有拿下，忽然来了两个穿着棉大衣的高个子军人。那年月只有连以上干部才配发棉大衣，而且他们的棉大衣还是斜纹布的，年纪也不算太轻，我想，大概是不小的领导干部吧。

宣教股的这一间房间里，还有原来旅文工队的几个同志，也是等待分配工作的。大概他们认识这两位领导干部，都站了起来。我也从背包旁直起身子。

那位肤色异常白皙的首长向在场的几个人一一打量，最后目光盯在我身上，忽然用浓重的河南口音问道：

“小鬼，你是大学生还是二学生？”

我毫无思想准备，有点傻了，呆呆地看着他。他，身材修长，俯视着我，眼睛不大，睫毛又短又少，但目光炯炯有神，看得我更加手足无措。

“写两个字我看看。”

我机械地抽出一张刚印好的油印报，在边角上写了“新四军万岁”五个字。他拿过去看了看，又说：

“我说，你记！”

他用的是命令口吻，使我觉得必须照他说的办。我赶紧拿过一张白纸，聚精会神地等他说下去。

“本部今晚决在俞家园一线宿营。第一营驻小俞家，除向来路警戒外，并向石港方向派出小哨。第二营……”

他越说越快，我的笔几乎跟不上，而且不懂为什么不用“决定”、“决心”而单用“决”，也不知道“来路”、“小哨”是什么意思，既然叫我记，我就根据听懂的字音记下吧。以后我才知道记录下来的是一份“宿营通报”。

白脸首长把我的记录稿看了一下，又交给同来的黑脸首长看，随后叫了宣教股长，三人一起下楼去了。我和其他同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默默地坐在背包上。好在不久柳汀就噤噤噤地上楼

来了，他拍拍我的脑袋说：

“快，背上背包，跟大队长去吧。”

大队长？不就是团长的代号吗？现在的团长不就是指挥火烧虹桥机场的传奇人物吗？那时候，部队番号是机密，敌人可以从番号来判断部队的战斗力。为了迷惑敌人，部队的代号不断地变化，常常是大部队小代号，小部队大代号。火烧虹桥机场时，营是支队，现在却把团称为大队，一般说大队是隶属于支队，好像营在团上面一样。第一团当时的代号是龙潭大队，下属各营称中队，而地方部队三五个小连两三百人却称团、称支队。

跟大队长去，当然是到大队长那边去工作了。而据李树人告诉我，为了加强主力部队，第一团和第二团已经合编，这时的龙潭大队大队长已是廖政国，那么我可以经常接触到这位传奇人物了！我兴奋得弄不清这幸运是如何落到我头上的！

我跟着—白—黑两位高个子首长到了临街的一间大瓦房，这里是团参谋处。首长把我交给了作战参谋，于是我就当起了参谋处的书记。作战参谋是毛奇新，他安排我和他住在一间屋里，开始教我如何工作。他告诉我，白脸首长的确是廖政国，目前是第一旅参谋长兼第一团团团长；黑脸首长是团参谋长梅子益。我在很长时间内一直称呼廖团长为大队长，直到他升任旅长。

我到团参谋处工作后，第一桩工作任务就是刻印一份人事命令。为了便于行军携带，不用油印机。刻印工具是一块拆去了木板框的日本货堀井刻写钢板、一枝铁笔、一筒温州产的风筝牌蜡纸、一罐日本产太阳牌或上海产光华牌的黑色油墨，这些都是当时的优质产品，再加上一把土产的毛刷。蜡纸刻写好后，就用搀和煤油调匀的油墨刷蜡纸，字迹就显在白纸上了。

我看着刷印出来的人事命令，由于没有经验，更由于书法功底不好，笔画没有规律，歪歪斜斜，很不像样子，心里十分懊恼。身后

忽然响起了笑声,而且是抑止不住的大笑。我想大概是我这不像样子的油印产品引人发笑了,不禁回头看去。只见廖大队长拿着油墨罐,笑得眼泪流在双颊上。

为什么呀?

我看着油墨罐,日本产太阳牌除了商标图案和夹杂汉字的日文产品名字、产品用途说明和生产厂家外,并没有什么可笑的地方。

廖大队长好不容易止住了笑声,擦干了泪水,说了一声:“这个蓝阿嫩啊!”又止不住地笑了起来。

“这个蓝阿嫩”,我倒是见过的。我原来所在的泰州独立团第二营是和本团第二营合编的,他是本团第二营营长,闽东老红军战士。他与油墨有什么联系而引起大队长如此大笑,简直难以想像。但是,在场的作战参谋毛奇新、侦察参谋徐达等也都跟着笑起来,只有我呆呆地、默默地看着他们。

廖大队长慢慢地止住了笑声,说起蓝阿嫩在夜袭虹桥飞机场时闹了一个与油墨有关的笑话。大概他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几位参谋虽然听着,却没有激情,我倒是给迷住了!

夜袭虹桥飞机场时,蓝阿嫩是第五连政治指导员。进入机场后,他要事务长带着炊事员收集战利品,弄了不少火腿、腊肠和罐头食品,事务长也在蓝阿嫩的挎包里塞进了两个罐头。撤出战斗时,支队长廖政国下达了烧毁日寇飞机的命令,由第五连去执行。蓝阿嫩带着部队跑步到停机坪,随手把挎包放在飞机机翼上,战士们灌上汽油,火苗蹿起,一下子就把飞机卷进了烈火里。火势越来越猛,蓝阿嫩的挎包也随着日寇飞机一同被烧成了灰烬……

部队撤回观音堂根据地的路上,蓝阿嫩想起了他的挎包,有点懊恼。他看见侦察员的挎包都是鼓鼓囊囊的,大概都是满载而归。他赶到前面的侦察班,向他们说起挎包被烧。蓝阿嫩是福安山区的少数民族畲族人,畲族对闽东革命斗争做出了很大贡献,侦察班